

照护6个月至1岁婴幼儿的“乳儿班”日益走俏 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减轻了吗？

《工人日报》刘友婷

夜风裹挟着冬日的凉意钻进衣领，刚走出办公楼的倪赛男将外套收紧，不由得加快脚步，直奔地铁站。她看了看时间，心里盘算着：“到家得晚上九点多了，孩子估计已经睡下了。”

38岁的倪赛男是深圳电气设计行业的一名技术人员。育儿后再就业，她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托育园的支持，增加了我做好工作的底气，让我在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方面找到了平衡。”

倪赛男的经历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缩影。随着经济发展和家庭结构的转变，不少家庭面临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特别是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难题，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记者了解到，“乳儿班”等新兴托育服务正为双职工家庭带来新的选择。

回归家庭，还是发展事业？

备孕期间，倪赛男因失业不得不暂时回归家庭。孩子出生后，面对经济压力，她想重返职场。

“孩子调皮好动，家里老人体力跟不上；孩子感冒发烧，需要频繁请假……”回忆起刚返岗的日子，倪赛男直言“苦不堪言”。一边要重新适应工作节奏，一边是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常常令她力不从心。

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照护婴幼儿并非易事。“回归家庭，还是发展事业”，成了许多职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关卡。

在同样面临两难选择的陈美琳(化名)看来，辞去工作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去一份经济来源，更意味着女性主动将自己推向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境地。

据了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人托需求。

焦虑之际，陈美琳惊喜地发现，单位旁边新开了一家托育园。她立刻带着4个月大的宝宝上门咨询。

然而，家中只有陈美琳的母亲支持她。“母亲不希望我被‘困’在家里。”当时身边的人大多不理解陈美琳的做法，甚至指责她“心狠”，让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离开母亲。

经过实地考察，陈美琳被托育园专业的设施和服务打动，她把家搬到了托育园附近。

倪赛男也将儿子送到距离居住小区步行15分钟的托育机构。“托育能让我安心上班，也能让孩子得到专业照护。”

破解育儿困境，提升工作效率

记者了解到，托育服务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6个月~1岁的“乳儿班”、1~2岁的托小班、2~3岁的托大班，提供精细化照护。深圳市托育服务协会秘书长丁灵芝告诉记者，“乳儿班”的用户中，90%为双职工家庭。

丁灵芝说，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困境，主要集中在祖辈难以参与照护或教育观念差异引发矛盾，育儿嫂价格高昂且供不应求，以及父母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等方面。

李颖文在深圳一家外贸企业做产品工程师。因夫妻俩工作繁忙，育儿任务长期依赖婆婆。

然而，婆婆因身体原因常需住院治疗，夫妻二人不得不轮流请假照顾孩子。为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李颖文决定将女儿送到托育机构。

托育服务为李颖文一家提供了稳定的育儿支持，也缓解了家庭矛盾。“孩子入托后，我不用为照护问题发愁，婆婆也从繁重的育儿任务中解放了出来，家里的观念分歧少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记者了解到，许多职工选择托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能在专业的托育环境中获得更系统的成长。

互联网行业程序员黄希看重的正是托班的专业性。这位90后新手妈妈在送孩子去“乳儿班”前，曾饱受家庭育儿带来的困扰，“家里说方言，奶奶不太爱说话，结果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工作忙，没时间纠正，我常因此感到内疚。”

2022年底，黄希将女儿送入托育园后，发现孩子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语言能力和独立性显著提高。

“作为程序员，我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过去，每到下班就要赶回家照顾孩子、忙家务。现在，我和丈夫也能更专注于工作，专心冲刺业绩。”黄希说。

此外，李颖文还提到托班可以帮助孩子更自然地过渡到幼儿园生活，减少了心理落差。“我们家说粤语，孩子刚开始听不懂普通话。幸好托班有懂粤语的生活老师，帮助她度过了适应期。现在，她已经能和小朋友用普通话交流了。”李颖文说。

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减轻育儿负担

尽管托育服务在缓解职工养育压力方面成效显著，但行业仍面临有效供给不足、价格偏高及监管不完善等问题。

《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的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高达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托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成本的考验。以黄希为例，每月仅育儿照护方面的开支就过万元。

如何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更好地托起“小家”的幸福？202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范围，规范收费机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丁灵芝认为，推动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协作精准施策。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缓解场地紧缺、设施不足等瓶颈问题，降低托育行业的建设成本；通过税收优惠及奖补政策，支持企事业单位与专业托育机构合作办托，提升服务的普惠性。

另一方面，应强化专业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建立针对0~3岁婴幼儿的护理教育体系，提高行业专业化水平；将托育行业从业者纳入特殊紧缺人才范围，提高待遇。此外，应加强定制化桌椅、卫生设施等设施设备的支持，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



《经济日报》朱晓倩

近日，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以下简称“新版标准”)正式实施，使用了10年的2014版标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相较于2014版标准，新版标准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修订。记者发现，新版标准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进行了更新。

在食品添加剂品种和使用规定方面，新版标准基于最新的安全性和工艺必要性评估结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修订。部分存在安全隐患或工艺上不必要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如落葵红、密蒙黄、酸枣色等，以及特定食品中的防腐剂等，均被删除或限制使用。

此外，在食品用香料、香精方面，新版标准一是对使用原则进行了修订，比如，为避免食品用香料滥用，进一步明确具有其他食品添加剂功能或其他食品用途的食品用香料的使用要求；二是修改完善了部分食品用香料品种，例如删除了枯茗油等6个香料品种，对柚苷(柚皮甙提取物)等香料的中英文名称、FEMA编号等信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便更好地规范市场。

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方面，新版标准同样进行了多项调整。比如，增加了阿斯巴甜等甜味剂在相同食品类别中共同使用时的总量要求，完善了饮料类别中液体饮料与固体饮料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对应关系等。这些调整旨在进一步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和健康性。

新版标准中关于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的修订曾引发广泛讨论。根据新版标准，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的使用范围缩小，不再用于淀粉制品、面包等7类食品，且在腌渍蔬菜中的最大使用量也降低了，由1克/千克调整为0.3克/千克。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会发现食品添加剂更合理的使用方式。一方面，使用其他更安全的添加剂可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长期大量食用脱氢乙酸钠可能造成肝肾细胞状态的变化，故而新版标准缩小了它的使用范围。这是科学进步带给我们的保护。

目前多个国家仍然没有完全禁用脱氢乙酸钠，只是限制了其使用范围和用量。“脱氢乙酸钠本身在毒理学上并不属于高毒物质。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的有害作用是长期大量食用后的结果，而此前在食品中的许可使用量仅为动物实验发现有有害量的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消费者以前吃过添加脱氢乙酸钠的食物，也无需担心。”范志红说。

新版标准发布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市场监管总局为食品生产企业预留了一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提醒食品生产企业提前做好准备，严格按照新版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

新版标准正式实施，对食品企业有何影响？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表示，过渡期足够企业学习和消化标准的变化，因此正式实施后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

记者调查时也发现，部分食品生产企业已在新版标准发布后逐步调整配方，按照新版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以脱氢乙酸钠为例，有面包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企业的所有产品严格按照新版标准执行，都没有添加脱氢乙酸钠。也有相关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介绍，2025年2月8日前生产的添加脱氢乙酸钠的产品，如果还在保质期内，按相关规定仍可正常销售，但新版标准正式实施后生产的相关产品，都不会添加脱氢乙酸钠。

新版食品添加剂标准有何变化

